

# 守护

## 上海之心

(上接第5版)

在这个例会上,有一个环节,与会的街道、居委的书记、主任们都会竖起耳朵听——通报当日新增阳性感染者人数前三位的街道和前十位的居委。有人可能面红耳赤,有人可能暗松口气。但只要阳性感染者仍然在增加,排名带来的紧迫感和荣誉感,就会激励每位基层干部你追我赶,争取早日实现零新增。

### 身先士卒|听说800人都要转走,居委会集体请辞,但最后如释重负

采访中,市民新村、蒙西、丽园、龙门邨等居民区的社工都对纪委监委下沉干部的专业素养和执行力赞不绝口。很多他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也办不到的事,在下沉干部的带领做起来,而且取得事半功倍、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大提升了他们对抗疫情的能力和效率。

第六小组下沉小东门街道后,全程参与流调溯源,认真分析每一个阳性病例,协同街道从拔点清面、环境消杀、规范物业流程、全面推行门磁管理、建立居民“一户一档”入手,打出一套排隐患、防反弹的“组合拳”。王旭杰组长表示,“只有沉到与病毒较量的一线,反复研究对手和盘点对策,做到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作风正、工作实,才能有有的放矢、取得实效”。

打浦桥街道蒙西居民区书记尹晓芸说,工作组的同志从来不是隔着篱笆指导工作,不仅一起发现问题,还帮助解决问题。她曾向下沉干部反映,在蒙西这样的老旧小区,很多出舱返回居民因家里不具备单独健康观察条件,有的复阳后又传染给同住人和邻居,使得本来的治疗闭环,变成了重复循环,给社区带来很大的困扰。在下沉干部的建议和推动下,不久区里就专门设置了出舱人员过渡性安置点,为不具备独立厨卫设施的出舱居民提供集中安置和健康管理,大大减轻了社区的压力。

5月5日,市纪委监委干部吴昊奉命下沉半淞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委。到岗不久,他就深深感到这里的艰难:小区50个门栋,其中42个封控,大多数是煤卫合用;每天新增阳性感染者少则一二十,多则三四十……吴昊是搞信息技术出身的,面对这样的局面,他第一时间判断:这里已经“系统崩溃”,必须有一次“重启”。

吴昊碰到的问题在黄浦的老旧小区有一定的普遍性,核心问题就是:“应检尽检”没有做好,“应转尽转”难以做到。

在吴昊推动下,5月7日,市民新村居委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摸底梳理。5月8日凌晨,一份5

划,也实实在在地和我们一起干,扑在一线帮我们解决问题。”张蔚回忆,两位领导连续三天现场办公,安排转运车辆,联系隔离宾馆,遇上问题现场解决不过夜……领导们还一直鼓励大家:打好拔点攻坚这一仗,三四天内就能看到变化。

“拔点的第一天特别艰难。很多楼栋整层甚至整栋拉走,一些居民无法理解,认为自己根本不算密接。”说起那几天,吴昊十分感慨。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70多岁的独居老人,患有肝硬化,对医院特别恐惧和抵触。听说要转运,老人拔刀威胁要与大家同归于尽。吴昊和居委干部们反复上门劝说,告诉老人是去宾馆隔离,老人始终不愿相信。为了打消老人的顾虑,吴昊和张蔚带了纸笔,把对老人的承诺一条条写在纸上,最后盖公章交给老人。让他们意外的是,到了宾馆下了车,老人蹒跚走到张蔚面前,给她鞠了一躬。

在下沉黄浦区期间,余成斌一直对干部们说,严实细是市纪委监委对每一位下沉干部的作风要求,每个人的身份定位既是“监督员”也是“战斗员”。连续抗疫一个多月,当时一些基层干部已显露出疲态,我们就是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提供工作方法思路,压实压细各项工作,带头表率,一起作战。

半淞园路街道瞿溪新村居民区同样疫情很严重。下沉干部鲍晨辉下沉到这里时,面对的是比吴昊更加严峻的局面:居民区书记因抗疫不力被免,区生态环保局副局长高晓怡被临时委派为居民区第一书记接下了防疫工作,到岗不到5天。

“当时真的是一片混乱。每天做核酸的居民有多少,不清楚;阳性感染者和密接人员有多少还滞留小区,不知道;数据要了几天,石沉大海。整个小区就像一堵四处漏风的墙。”

鲍晨辉和高晓怡决定自己摸底,自己统计。数据都装在一个个块长的肚子里,他们就一个个问,一个个核。5月8日,他们整整干了一个通宵,5月9日早上8时47分,一份最新名单新鲜出炉,小区3000多人的信息总算基本摸清。

从底数清打开局面,从无序中理出头绪,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当时整个小区的感染率高达58%,很多居民失去信心,每天肯下楼做核酸的不到三分之二。鲍晨辉和高晓怡就带着居委干部和志愿者们一层层喊楼,一家家敲门劝说,严格做到“应检尽检”,不漏一户一人。

拔点攻坚时,居民们怨气很大:之前你们不把阳的转走,搞得大家都密接了、阳了,现在要把我转走,我也不走!鲍晨辉和高晓怡带领大家从居住条件差、阳性病例多的楼栋开始,一户一户做工作,一点点争取居民的理解和支持。

“拔点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每个不肯走的人,都有他具体的顾虑和诉求。”高晓怡举例,有居民说家里的猫没人喂、狗没人遛、兔子没人养,她就当场承诺,宠物我来喂、我来遛!“从小到大没养过宠物,倒是在这里人生第一次学会了遛狗。”

“应检尽检”做到了,阳性感染者和密接人员转走了,环境消杀干净了,每天感染的数字迅速下降。从最初的几十上百例,到一二十例,再到个位数,最终实现单日清零。此后虽有起伏,但也始终维持在一例两例。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居民们从焦虑中摆脱出来,居委干部们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小区里开始商量团购……不知不觉中,转折点就这样悄然到来。

市委工作组干部们身先士卒、迎难而上的工作劲头和作风打动了很多人。采访时,不少社工谈起老西门和豫园街道工作小组组长黎荣,因为他们对她太熟了。哪怕是风险最高的梦花街,她骑在“小电驴”上,两天必来一次,甚至上午来了,下午还来。姚恒衡说,在领导和下沉干部们的督促带领下,大家的潜能被激发出来了,工作也向更细更深的方向开进,防疫工作的整体士气和效率都被带起来了。

### 并肩战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隔门劝说,不然就眼睁睁看着传染

市委工作组在黄浦的下沉干部都很清楚自己的两重身份:既是监督员,也是战斗员。特别在一线居委干部严重减员的当口,他们二话不说,见活就干。在转运的楼道里,在核酸检测的大树下,在搬运物资的队伍里,那些穿着大白、小蓝的人,你分不清谁是居委社工,谁是志愿

者,谁是下沉干部。

在五里桥街道瞿溪路1200弄,人们经常看到有一个人深夜在昏暗的路灯下拿一把钳子捡垃圾,还偷偷特别认真。他就是市委工作组下沉瞿西居委的干部李亚明。

每天忙完,李亚明会找瞿西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江文强促膝谈心,交流下一步的工作。5月上旬1200弄连续出现新增病例,李亚明和江文强商量,在各弄堂口加装简易门,并配备24小时“特保”值守。如此区块化管控,有利于阻止病毒在社区里传播。事实证明,这一招非常有效。

走在黄浦的老旧小区,可以看到很多弄堂口设有简易门,有特保24小时看护。在人员进出很难控制的非成套住宅区,把大空间隔成一个个小空间,是市委工作组和基层干部摸索出来行之有效的防控手段。就像大船的水密隔舱,有一个舱“触礁”了,只要水不漫到他处,大船就不会沉。对于这样的“小隔离”,老小区的居民赞成者占多数。1200弄居民朱金耀对此就十分赞成:早就可以这么做了,大家在弄堂里穿来穿去,太危险了!

摸清底数,应检尽检,这是市委工作组对街道、居委明确的要求。这对很多公寓楼来说不是难事,但在人员混杂的老旧小区,这是一件十分头疼的事。很可能一个卷帘门拉开里面是几张从未见过的陌生面孔;一个月不做核酸的“刺头”并不鲜见。各街道工作小组和居委干部一起开展“敲门行动”,查漏补缺,再难也要把“底盘”打好。在这个基础上的清零才是真的清零、可持续的清零。

老西门街道龙门邨居民区下沉干部董开星5月14日从瑞金二路街道增援至此,当天就投入居委工作。观察到社区存在底数不清、重点不明的情况后,他和同样来增援的选调干部申屠均杰、居委书记丁敏洁、街道下沉干部李悦一起研究,连夜制作了一张Excel表,标清应转未转、应检未检的人员,有特殊需求的居民,还有其他需要备注的情况。这样的作战图一目了然,为“四应四尽”扎实开展提供了战斗利器。居委干部每天会根据这张表给董开星“交作业”。李悦说,要不是董老师帮助,这样的“高级工具”我们是做不出来的。但逼一逼,拼一把,还是拿出东西来了,值得。

董开星的严谨细致还体现在对问题的敏感性上。有一次他发现龙门邨一个出租屋3个房间住了8个人,一问是在梦花街片区做保洁的。他当时就意识到这种跨区域的流动存在传染风险,马上向领导提出各片区保洁人员就地闭环管理的建议。他的建议很快得到回应,街道及时商请区城发集团采取应对措施,对流动作业的环卫工人实施闭环管理,排除了风险隐患。

区纪委抽调到市委工作组的下沉干部魏而慷堪称“救火队员”。3月下旬,他作为下沉干部在豫园街道抗疫;豫园街道疫情好转后,他被派往耀江花园居民区;5月10日,他又下沉瞿溪新村居民区。每一次增援,都是关键时刻。

耀江花园居民区大多是商品房,疫情较轻,魏而慷碰到的主要是信任危机。“当时居民对做核酸十分抵触,很多小区下楼做核酸的只有两三成,最少的小区甚至不到两成。”魏而慷和居委干部一家家上门劝说,磨破了嘴皮子,正面回应居民每一个诉求。“很多时候,居民不是看你说了什么,而是干了什么。”对于大家的合理要求,魏而慷从不回避,而是一件件去尝试去努力。“有时条件所限不一定能实现,但这个过程居民是看在眼里的。”

在魏而慷和居委干部的努力下,耀江花园居民区配合做核酸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各小区竟然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氛围,最终做到了应检尽检、不漏一人。

黄浦的街道干部们都记得下沉干部和他们一起进阳楼,进阳屋,劝说阳性、密接和高危人群转运的一幕幕场景。他们隔着门、隔着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地对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有基础疾病和特殊生活需求的居民,尽可能协调解决。一位下沉干部说,密接人员会有高达10%~20%的转阳率,如果阳性、密接、高危不走,在这样的环境里,就是眼睁睁看着他们发病,然后快速传染给其他人。

并肩战斗,同克顽敌,让下沉干部和街道、居委干部建立了深厚的“战地情谊”。梦花街疫情防控指挥部总指挥庄卫勤说,下沉干部华明充天天到梦花街,每天晚上10时还和我们一起开会,他就是我们指挥部的一员。曹炯说,纪检监察干部刚入驻街道时,心里是有点慌的,现在却有点舍不得工作组走了。(下转第7版)

■ 即将搬迁的徐二居民区堪称黄浦本轮疫情的“重灾区”,很多居民都是多家共用厨卫,防疫条件先天不足(摄于5月29日)



天内的阳性感染者和密接人员名单出炉,人数超过800人!当听说这800人都必须转走时,张蔚第一反应是,这绝不可能。

张蔚不知道,就在市委工作组下沉的那日起,一切正在发生新的变化。5月8日上午7点半,拔点攻坚启动。市民新村居委会办公室来了两个人。他们一位是市纪委监委余成斌,一位是黄浦区副区长林竟君。面对信心不足的居委干部们,两位领导告诉大家,拔点攻坚是一件必须完成的任务,只有把感染源全都拔清、转走,做好环境消杀,才能真正斩断传播链。

当得知面前的竟然是市纪委监委领导,张蔚等十位居委干部一下子绷不住了,一时间纷纷落泪,甚至集体请辞。“说实话,听说要转出去800人,我们一下子崩溃了,觉得根本不可能做到。”张蔚说,当时以为“他们是来问责的,是来发号施令的”,活还要我们自己干,就感觉特别委屈。

“没想到,工作组的干部不光帮我们分析课